

沿山西与内蒙古交界的明代外长城修筑,虽未完全贯通,但已经修好的路段可驾车一游

浮光掠影走长城

□丁东



在音乐中专注下厨,心慢慢地归于平静。开始享受这份孤单

一个人的日记

□黄庆铭

1

周五下午五点半后的电梯不像平日那般上下穿梭繁忙,电梯中途没有停留,直接把我从办公室送到楼下。走出大堂,我小碎步地踩着阶梯往下走,身体随着节奏左右摇摆,一个个阶梯就像一个个琴键,在心里弹奏起一小段淡淡伤感的旋律,送给我即将独自一人的周末。

路上,初秋夕阳的余晖斜打在脸上。

2

吃腻了单位饭堂的晚饭,于是临时起意,决定今晚在出租房做饭。自己做饭就必须去买菜,去菜市场买菜,我踩上单位门口停放的共享单车,在菜市场骑去。

去菜市场的路上得经过几个路口,每个路口的红灯前都停满了汽车,绿灯一亮,归家的车流像湍急的潮水奔向另一个路口,然后红灯时停下等绿灯亮起后又奔向下一个路口。冗长的车流像极了一条支流,往大海流去。家就是终点——大海,能够包容他们工作一天的疲劳和烦恼,让疲劳和烦恼像水分蒸发。

去菜市场的路上还要越过一个小区。经过时,空气中袭来阵阵饭香:这就是家的味道。

蓑衣不仅是避雨遮阳的工具,还是父亲勤劳、改变家境的见证

风雨蓑衣

□杨德振

在大别山深处,我家有一幢距今150多年历史的祖屋,是爷爷留下来的,风吹雨打,屹立不倒;一面外墙上,还有火烧过的痕迹,黑黢黢的,十分刺眼。

上个月回老家,发现祖屋里摆放着爷爷、爷爷遗留下来的不少家什和劳动工具,久远的年代感、沧桑感油然而生。墙上挂着的一件蓑衣引起我的注意,虽然落满灰尘,但棕麻叶的纹路清晰可见。我觉得蓑衣已朽坏,想不到不用了,想要取下来烧掉,没想到父亲一声断喝:“别动!”吓得我把手又缩了回来。母亲告诉我,这件蓑衣是我父亲年轻时穿过的防雨工具,十几年了,“穿”出了感情。

母亲一席话,把我的思绪一下子拽回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。那时候,我还是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,每逢下雨天放学时,父亲便穿着这件蓑衣到学校里把我驮回家。父亲头上戴着一个大斗笠,肩上披着蓑衣,半蹲着,让我从背后钻进他的蓑衣里,站起来驮着我往家里走。

我钻进蓑衣里,趴在父亲的

酷暑时节,和朋友相约,到长城一号线自驾游。

长城一号线是山西打造中的旅游公路专线,东起天镇新平堡,西至偏关老牛湾,全长约350公里,基本上沿山西与内蒙古交界的明代外长城修筑,虽未完全贯通,但已经修好的路段可驾车一游。

北京到天镇不远,早晨出发,经张家口,过午便到了。离开高速,很快驶入长城一号旅游专线公路。公路很新,两车道,入口处路面为红蓝两色,标志十分鲜明。沿线有众多的古堡、古村、关隘、烽燧。我们不可能一一观赏,只能选择一小部分,感受历史沧桑和风俗民情。

先后进入天镇县的新平堡、保平堡、李二口、白羊口,阳高县的守口堡、镇边堡,新荣区的得胜堡,左云县的保安堡、月华池、八台子天主教堂、摩天岭空心箭楼,右玉县的杀虎口,经平鲁凤凰城,偏关的滑石洞堡,最后抵达长城一号线的起点老牛湾。

这一路,海拔都在千米以上,气候凉爽,让人心旷神怡,昼夜温差大,晚上睡觉能盖棉被,是一次绝佳的避暑之旅。沿途食宿费用明显低于一线城市,且能品尝各种地方特色美食,更让同行者喜出望外。

告别冷兵器时代,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已经自然消失。不少长城老砖为农民盖房窑窗挪掉。多数古堡、烽燧、城墙保持着夯土裸露、日晒雨淋、残垣断壁的原生态,未作重新整修,也不收门票。

进入农户家中闲聊,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。少数城楼重修,街道重建,打造成旅游客景点。老牛湾收取门票,当地农民已经从老牛湾整体迁出,让古堡完全成为旅游景点。我们年龄过线,免票进入。

此行原来的目的仅为避暑。未料经老同学介绍,认识了研究长城的专家刘志尧。刘先生年近七旬,曾任左云县文联主席,在有关长城的历史文化领域深耕数十年,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和发现。他刚刚出版了新著《紫塞遗珠》,赠我们一阅。一路走,一路读。此书调查深入,考证扎实,旁征博引,文笔清通,读后方知我们走过的这一线,历史文化积淀何其深厚!可惜走马观花,浮光掠影,未能深入!

回程不走原路,沿内长城向东返京,沿途可看五寨、宁武、代县的风景区。老同学推荐了五寨县的自然景区荷叶坪,正当我们兴致勃勃地前往,通

往荷叶坪公路口却被拦住,说当天封路,不得通行。我们只好转赴宁武东寨。先后参观了悬空村、万年冰洞、宁武天池。这些地方都是开发成熟的旅游景点,游人如织。

次日登芦芽山。现在芦芽山和马仑草原合并成一个景点。先乘车,下车后拾级而上,到达马仑草原。马仑草原的高度与芦芽山主峰太子殿相近,可以隔空眺望。三十多年前上过太子殿,所以到此止步,坐在山顶欣赏草原美景。同行的朋友去登太子殿,两上两下,来回5个小时。

接着,我们又赶往雁门关。雁门关名气很大,我们多年前来过,只有一座孤立的城楼,旁边还有农户晾晒粮食。现在已经看不到农户,建成了很大一片旅游景区,评为5A级。城楼由一座变为三座,长城上也砌了砖,重建了楼塔。

回京前的最后一站是代县,我们参观了边靖楼和阿育王塔。阿育王塔在县政府院内,始建于公元601年,原为木构,三度被毁。1275年重建为砖塔,造型特异,相当雄伟,颇有沧桑感。这个景点不收门票,几无游人,却给我们留下极深的印象。



汕港晨曦(国画) □陈政明

近日,《熔古铸今 墨彩飞扬——陈政明中国画展》在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汕头市美术馆举办,共展出陈政明120余幅人物画精品力作。此次展览由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、汕头市美术馆(汕头市博物馆)承办。

把西画光影融入国画笔墨

□王楠

明清清初的学者王船山在《诗绎》中说:“以逆光跟影之笔,写通天尽人之怀,是诗家正法眼藏。”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不乏光影的描述,而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却缺乏光影的表现。在建安诗人曹植的《洛神赋》中形容宓妃“神光离合,乍阴乍阳”,描述了闪烁不定、忽明忽暗的光影;而在东晋画家顾恺之的《洛神赋图》中刻画了宓妃飘忽婀娜的体态,却没有相应的光影表现。

明暗对照是西方写实绘画的要素,特指绘画作品中强烈对比的光影效果,这种画法在罗马庞贝壁画中已初见端倪,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逐渐完善,达·芬奇、卡拉瓦乔和伦勃朗尤精此道。中国现代美术家宗白华说:“荷兰大画家伦勃朗是光的诗人。他用光和影组成他的画,画的形象就如同从光和影里凸出的一个雕刻。……中国画却是线的韵律,光不要了,影也不要了。”陈政明画的水墨人物画,则擅长运用光影表现人物,特别擅长运用光影塑造中国与外国优秀的女性人物形象,借用王船山的说法,他以逆光跟影之笔,写中外佳丽之姿,既保持笔墨韵味,又追求光影效果,在笔墨与光影的融合上有所

突破和创新。林墉曾赞许他的水墨人物画“在水汪汪中未求形,在光灿灿中未求神”,“明丽清艳,确实就是潮汕文化的结晶”。

潮汕文化对陈政明的影响无疑是显著的,潮汕的自然环境特别是南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与炫目的阳光,对他的性格气质与绘画风格的影响也显而易见。潮汕文化不仅包括潮州锣鼓、潮剧、潮绣、木雕等民俗文化,还包括潮汕传统的古雅文化与侨乡开放的海洋文化。在这一点上“岭南光芒”与“岭南画派”交相辉映。陈政明属于自学成才的画家,证实了中国现代画家吴作人的论断“自学未必成才,成才必须自修”。他虽然没有像杨之光那样师承“岭南画派”创始人高剑父的经历,但“岭南画派”倡导的折衷中外、融会古今的宗旨,在广东的整体艺术氛围中对他也不无影响。他学习绘画的主要参照,是以素描造型为基础的徐悲鸿写实绘画教学体系。当年他经常骑自行车下乡写生,画头像(他这种写生练习一直坚持至今),打下了素描造型的扎实基础。他早期创作的精美的连环画、年画、插图在笔墨与光影的融合上有所

从事水墨人物画创作,塑造海陆丰地区女民兵群像的水墨人物画代表作《南海晨曲》(1973年),初步尝试笔墨与光影的融合,画面上方远景的曙光帆影表现得尤其明显,之后创作了一系列强调光影表现的水墨人物画佳作。他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走出国门的画家之一。他在欧美诸国参观了許多艺术博物馆,从西方写实绘画的经典作品中学到了不少东西,更娴熟地把西画的光影融入中国画的笔墨中。

陈政明希望当代水墨人物画既突破中国画勾线填色的传统模式,又避免西画素描技法的弊端,于是在笔墨与光影的融合上寻找突破口和创新点。笔墨与光影是中西两种不同的绘画语言,笔墨语言注重写意性、抽象性,光影语言注重写实性、立体感。这两种绘画语言能否沟通?怎样融合?陈政明既擅熟水墨画(包括山水、花鸟),又不断练习油画,具备了融合中西两种绘画语言的条件,创作出一系列水墨作品,潮汕家乡人物、少数民族人物、古装仕女、外国人物,光影已成为他的笔墨的有机组成部分,可以说是新的中国水墨画语言的成功实践。

人的许多不幸不在于能力的强弱,而在于失去对根本定位的坚守和把握

找准定位

□陈启银

年轻时,与一位朋友有过一场激烈争论,他认为关系是成功的决定因素,我认为能力是成功的决定因素,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。无奈之下,他按他的定位去做,我按我的定位去做,约定十年八年后再来看。一转眼,三十年过去,当我们再次提起这件旧事时,彼此会心一笑:他过得不错,我也过得不错。

我们后来发现,当时彼此有误解,他说的关系不是我们平时说的庸俗关系,我说的能力也不是单纯的业务能力。这件事之于我的意义,正如斯蒂芬·茨威格在《人类群星闪耀时》中说的:“一个人命中最大的幸运,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,即在他富力强盛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生活的使命。”

人的定位大概由三部分构成:父母给的原始定位,客观存在,在亲人系列中的长幼、亲疏的自然排序和更迭;自己找的根本定位,通过改善认知,再根据能力、志向和爱好,对做什么人和事的确认,并作为信仰来追求,相对稳定,但需要自我完善和提升;日常生活中的实时定位,平时在家里、单位和饭桌,朋友圈、陌生地、会场、饭桌等具体场景中所处的位置,是前两个定位的外化,本应万变不离其宗,实则又可以游离,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,适时进行调整。我们要找的定位,实际是原始定位、实时定位与根本定位的平衡点,常犯的错误是用实时定位代替根本定位和原始定位。

我曾固执地认为,现有知识和学问,很多都是根据这些定位及其变化衍生出来的,主角与配角、核心与外围、平行与交叉、领导与部属、亲人与朋友、主体与客体等,甚至包括人与动物、植物、人造物,与山川、河流、大海、蓝天、白云……同时,这些知识又为我们准确定位提供参考。

根本定位最重要。不清或未定,就会囿于实时定位和原始定位,没有灵魂,不知道自己

要什么,过得稀里糊涂;不准或不强,实时定位就会忽高忽低,忽左忽右,出现能力、努力与想做的不在一个方向上,回报总是有偏差;错误或中止,实时定位和原始定位就会喧宾夺主,把努力方向完全搞反,到处碰壁。

“君子务本,本立而道生”,这句话讲得特别好,有什么样的根本定位,就有什么样的活法。定位高,就要经历大苦大难,方有大成;定位平,就会过得咸不淡,才有平常琐碎。定位实,就会说实话办实事,才有踏实的日子过。屁股决定脑袋,说的是在什么位置想什么事;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,说的是说话办事要看清对象,有针对性。有感叹,那人怎么变得那么快!其实不是别人变得太快,而是自己面对新的场景时,重新平衡定位太慢;他改变的可能不是根本,而是应对的方式方法。

找准定位时,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法最难。一方面,把根本定位确立在合理区间不易,还需要随着年龄、岗位、家庭的变化不断修正,有个能力与定位相匹配的纵向提升过程;另一方面,实时定位与根本定位之间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异,横向变量太大,难于一下子把握得恰如其分。人的许多不幸不在于能力的强弱,而在于失去对根本定位的坚守和把握,一旦迈出以牺牲根本定位来满足某个实时和原始定位的需要那一步,就会犯下无法挽回的错误。

曹德旺说:“我认为做人第一就是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。在家里,为人子要尽人子之责,为人夫必须尽人夫之责,为人父要尽人父之责;在社会上,要尽公民之责,要有强烈的民族和国家意识,这样你才会成功。”只要人的根本定位正确、合适,性格匹配度高,实时定位围绕根本定位去应对,就能做成事、做好事,度过有意义而幸福的人生。

炎炎夏日,河里游泳、山中摘果是我和小伙伴们乐此不疲的赏心乐事

花开花落少年时

□朱东锦

小时候家在粤北一个山城的公社大院内,童年是伴着山峰、田野、小溪度过的。大院里有三棵粗壮苍郁的龙眼树,一棵枝干横斜的无花果树,这是我最早认识、熟悉的果树。无花果树的果子基本是我与大院里的小伙伴们专享口福。龙眼则由公社统一收获,只能在摘龙眼时尝尝鲜。

花开花落,我与小伙伴们在村庄、稻田、菜畦、小河或堤坝上随着季节的更迭变换着不同的游戏,梅树、桃树、李子树、石榴树、黄皮树、荔枝树、沙梨树、柿子树,都是我们快乐的源泉。

公社大门外,有一条东西走向约20米宽交汇成十字路口。在路口,顺着村道南行百米有一条东西流向的小河,沿着泥土路往东走约一公里就到了进出羊角山林场的路口,羊角山林场山峦起伏,群峰连绵。春天,河堤旁、小溪边有山莓(我们习惯叫“红冬冬”、四月池)、“老虎舌”、“酸咪咪”;夏天,山坡上的山捻子、金刚子、黄独,让我们童年的生活更加五彩缤纷。

炎炎夏日,河里游泳、山中摘果是我和小伙伴们乐此不疲的赏心乐事。端午前,我与小伙伴们就开始到小河里嬉水,上岸后,或是沿着河堤走到山脚下挖陶器泥(我们叫“光瓦泥”)揉、捏,做各种模型,或是沿着公社大门外泥土路唱着“七月半捻子乌一半,

八月中秋捻子黑溜溜”等谚语、歌谣,走到羊角山林场路口,攀登入口处较低矮的一座山峰,在山中折“光松”晒干做扫帚。摘山捻子、黄独,挖黄果,挖七星草头冲水喝,挖黄枝仔回去养金鱼,躺在树丛里看天光云影,站在山巅上对群山呼喊,听群山回应……

第一次在山脚下望见山坡上的一朵朵一片片桃红粉白艳丽的捻子花,我还误以为是映山红。那时候,才看完露天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不久,漫山遍野的映山红的画面印在脑海。我指着一片片的花从说:“好美的映山红。”邻居哥哥笑着说:“那不是映山红,是捻子花,再过两个月捻子就成熟了,很好吃的。”走近了,一株一株一丛丛的捻子树高高矮矮,嫩枝上附有白色的绒毛,叶子是椭圆形对生的,叶脉清晰,摸上去有点像牛皮的质感。一朵朵桃红色粉白色的小花,花朵的形状和颜色与桃花很相似,花丝上部长满黄色雄蕊,不时有蜜蜂在花蕊上翻飞。有的枝叶下已挂着一颗颗卵状圆形的绿色果子,像一个个小酒杯。回家和母亲说起,做医生的母亲告诫说:“没成熟的捻子不能吃,会便秘的。”

终于,盼到了捻子变成紫红色、黑紫色,迫不及待摘下一颗塞进嘴里,甜软可口,汁多香浓,非常美味。我和小伙伴们各自守一株捻子树,双手齐下,嘴巴不停,不一会儿工夫,每个人的嘴巴、牙齿和舌头都被染成了墨紫色……

什么时候,能重温边摘边吃捻子的纯真快乐?